

後漢書

廿六

| | | | | |
|-----|---|---|---|---|
| 漢書門 | | | | |
| 三 | 〇 | 五 | 一 | 五 |
| 册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 二 | 〇 | 函 | 三 | 三 |
| 五 | 〇 | 册 | 五 | 五 |
| 架 | 册 | 號 | 類 | 書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35 | |
| 冊數 | 30 (26) | | |
| 函號 | 280 | 8 | |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人也復州縣

唐

宣城太守范曄撰
章懷太子賢討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曾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

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

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

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

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

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

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

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

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

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縣竹令。綿竹故城

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雒東殺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

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為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

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

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

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

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攽曰。按文多下

一遂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

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

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

輿車重千餘乘。重輿重也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

車都尉。蜀志曰。璋字李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

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

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

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

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瘡州大吏趙韞等貪

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以因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韞為

征東中郎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韞以此遂

屯兵胸臆。備表。陶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

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

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韞之在巴中。甚

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韞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

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韞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

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南中人。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梟名。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

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少。放蕩。不持節操。然講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室之間。一省即便。問誦以此異之。敕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徙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教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

後漢書及傳卷之六十五

二二

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崧書建安二十年

置漢寧郡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中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難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庶乎見幾而作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尙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六五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劔馬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攽曰。按文術一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群

暨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

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

孫堅得傳國璽。章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璽者以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

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

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列傳卷之五十五

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奔世克昌弈猶重也詩云丕顯弈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

未至殷紂之微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

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透遲秦失其政漢

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

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

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

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

反善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

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

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

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彘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

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

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

取也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

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

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

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

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

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

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雜駁

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明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僞黜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僞黜於蕪陽。水曰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北山。元注云。即蕪山也。西南流經蕪山。又南對蕪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蕪陽口。以拒操。擊破斬。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勝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私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自下饑困。莫之簡郵。於

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

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灊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

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

家門。英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

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青冀幽并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彊

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

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

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

坐簣牀。而歎曰。簣第也。謂無齒帶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

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

宿權。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

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

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

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自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曉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攽曰按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

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目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

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

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尚書僕射

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

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

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

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

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

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

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壘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廉魏

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

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

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

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

與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

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官因說邈曰。今天下

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

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

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

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

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

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

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

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

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陶及術兄弟。等男女三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

章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部。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督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建安初。尚逃還

為術所害也。○攷曰。注刺史東之部。按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邈。邈功二

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

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

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皆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略

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

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

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屯小沛。高祖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沛郡小沛 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苑說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鷄子置下。加鷄子其上。左右愕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將興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

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

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



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

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

反謀無素定也。素音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國戰

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也。欲以二人之知反。立可離也。布用珪

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

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

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

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

餘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

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

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

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

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

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

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

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戰。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

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

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

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
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使人詣布。而言曰。蒙將軍
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
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
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
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
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鄆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
○劉放曰。注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按交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術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
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
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
搖頭也。音五感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

曰備顧自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放曰。案文意當
竟作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
曰。奈卿老母何。官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
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官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
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及宮順。皆
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
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卷六十五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見稼穡艱

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

輕法前書曰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

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

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

官廢聘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

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坐也

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

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

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撻郎。朝廷。陳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蕪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斷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循吏字子產。立。屬音。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

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

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按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颺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閒

邦俗從化。先是含洹。濱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洹故城。在今廣州韶州縣也。曲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颺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

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

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颺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颺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

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颺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颺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八五千也。敕以桂陽太

守歸家須後詔書也須待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

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颺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

同偃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

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

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

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蚕

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蚕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

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

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

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

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

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

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

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飯音符晚反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

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

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散衣冠

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

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

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

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

雜繪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

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

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

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

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

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

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

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莽末。閉境拒

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

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

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

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

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

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

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

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

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

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

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

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

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訥邯人也。訥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

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

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

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

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

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

為列侯。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

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

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鳩流

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

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

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

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

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

年。至元封二年。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

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

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與它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

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

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

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

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戩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

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

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

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

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放曰。案文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官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

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

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

葬送造宅之法。若皇帝青鳥之書也。

堪輿日相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

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共用四十有九也。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

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

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放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

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擊校尉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鄆縣故城在今梓州鄆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

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

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

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

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厭塞群疑又能

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

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醑以千數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爵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

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

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

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温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動化有能名遠近所

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放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河東平陽人拜東海

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政迹茂異令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

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

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取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侯曰糾剔王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

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即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

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荆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諸傳也。宜戮

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

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

商販。買糴糧食。買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

也。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

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

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

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

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

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

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

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

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然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容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

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

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謂日將夕在桑榆

而忠貞之節

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

若珠翠之屬也

士以稀見為貴榮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

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

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腦乃得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化見韓詩外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備耕

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

文謂道藝者也

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餓吏懼

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

上音時掌反須待也

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

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

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

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

令以禮讓化之

劉攽曰化之按文之字當作人

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循吏傳第六十六

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暘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語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

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

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

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賤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頗

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叟。虬眉皓髮。虬。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

在今越州會稽縣東有也。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宅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

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

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淮約省素。○劉攽曰。案文言淮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待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撫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富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

為書生。性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請責元。案文多元元字。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鳴臬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

鳳所棲。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

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卒終也。覽入太學。時諸

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

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

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

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掛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

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

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

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

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

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童。童作仲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

父仲玉

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

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

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

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

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

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

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

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

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

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

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鳴。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變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

烹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推忠以及眾。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眾病自蠲除。一夫得

情。千室鳴絃。化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乃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管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七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

雄張閭里。橫音呼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三千

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

聞。先刑而後罰。刑而後罰。謂先刑而後罰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齊成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

府。因吏認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

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穿。漂

血十里。穿。阮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

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白。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

冠之吏

王温舒為中尉窮按姦猾盡繫獄中其爪牙吏吏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

延年受屠伯之名豈

虛也哉

前書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

若其揣控彊勢摧勅公

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前書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鄆郡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

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權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劉放曰注疏庭下按本傳疏當作跪

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

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婭

至使陽

球礫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

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

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

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

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

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

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

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驃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

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

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

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

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

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賊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詣太官賜食。宜受詔出飯。蓋覆杯食。

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謝承書曰。敕令詣太官賜食。宜受詔出飯。蓋覆杯食。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董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按茂自有傳也。

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

市吏。餽餌一笥。著韻篇曰。餽。饌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

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盜賊清。吏人畏之。數

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躡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

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

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

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

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



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

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

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

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樂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

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

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

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解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

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曰。

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

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

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

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

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

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

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

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取考姦臧。無出獄

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

太守。每敕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

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放曰。按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

為垣墻塹。為阨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

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言家。孫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

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

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

下。漢官儀曰。鈴下侍。謂門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

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

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茶備乎。於是部吏望風

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寶篤。從

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

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議

間。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黃出。貫赦也。市夜反。帝知紆奉法

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

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待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寶氏貴盛。篤兄

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仆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

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

復徵為御史中丞。諸寶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

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鸞鷁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敢行父事君也。

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

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

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

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

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

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感。會瓌歸國。

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早。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

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

後漢書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七

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

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取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

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

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奸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

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

陝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劉放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

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部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

故事。其章奏處義。處斷也。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

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

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結吏

六

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茲狀者。不
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顛條奏。長
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
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
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
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
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
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
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說反。楚
詞曰。濟。江海分。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
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
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

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
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
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
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易音吐。盡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
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誅滅。族。太尉段
熲。詔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
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
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
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
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
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
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諸奢飾之物。皆各緘勝。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勝。緘也。京師畏震。

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拔淚

曰。按拭也。音亡。初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

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賜球故酷暴吏。前三府

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

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

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

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取

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

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

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

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

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專選剛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

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

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怨。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

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厯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厯。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厯。厚大也。至於畫衣冠

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

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

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

殊乎。尙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

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遠見。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猛

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答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

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也。而猾惡自禁。人不欺

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頻亦反。仁信道孚。故感

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

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

詐萌作。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矣。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末暴雖勝

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

道。倘為略也。劉放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酷吏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註

宦者傳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闈即刑是者。

寺人掌女官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禮

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

劉攽曰。正文。按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詩之小雅。亦有

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然宦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

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

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

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趙

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趙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

其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趙相如可使也著庸謂繆賢及相如也

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

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

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

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

錯婦人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

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

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

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

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劉

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乎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

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

專謀禁中終除大慙慙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

位宮卿謂為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

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不得委

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闈

牖房闈之任也永巷及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閹謂之闈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

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舉動回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八

宦者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趙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

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

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

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峨峨又曰長劍兮玉珥揚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

注曰朱朱紱也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也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

也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也子弟支附過半於州

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切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和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嬙御馬村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牘前書曰

初爰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

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表綺繡狗馬被緹繡厚繒也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構害

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

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章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做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

事不敢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開搖亂區

夏寇盜劇賊緣區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

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寶

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九服已見上群

之屬見寶武傳而以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

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翼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蕞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分不知其非也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

也尚書曰寧王遣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

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

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寶

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

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鄭鄉侯

後漢書卷六十八

鄭眾

事

中官用權

自眾始焉

十四年

帝念眾功美

封為鄭鄉侯

後漢書卷六十八

鄭眾

事

中官用權

自眾始焉

食邑千五百戶

晉士交反說文曰南郡棗陽縣有鄉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

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

年紹封眾曾孫石讎為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官掖建初中為小黃

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

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

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

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練帛者謂之為紙練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

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曰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

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與勢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

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

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攽曰按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倫

初受寶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

機敕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備康叔之胃孫林父之

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

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

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

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閔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詔進初迎

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閔京並遷中常侍江京

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

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

臚闔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

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

後漢書卷六十八

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
謁者長興渠曰。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
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閹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
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
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閹顯白太后
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
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閹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
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閹權勢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
刃脅閹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閹曰。諾。於是扶閹起。俱於
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尙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
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

中郎將閹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
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閹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
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
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尙書。使收景
尙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
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
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
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
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
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閹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
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
光等。東觀記曰。程賊。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劔。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

光復命符遂入門已閉光復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
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
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懷忠憤發勦力協
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

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
國爲鄜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湖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

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

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

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褒信山都

並屬南陽郡也陳予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竟反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

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

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

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
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

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怒恚怒也音直季反封還印

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恚恨恚怒刻瓦爲印封還印受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

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

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劉放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

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

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

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

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

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

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

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一 程 趙 魏 楊 佗 孟 叔 李 建 張 賢 史 汎 王 道 李 元 李 剛 九 人 與 阿 母 山 陽 君 宋 娥 更 相 貨 賂 求 高 官 增 邑 又 誣 罔 中 常 侍 曹 騰 孟 賁 等 永 和 二 年 發 覺 並 遣 就 國 減 租 四 分 之 一 宋 娥 奪 爵 歸 田 舍 唯 馬 國 陳 予 苗 光 保 全 封 邑 初

後漢書卷六十八

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減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而厚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

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

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

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

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

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

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

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

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暘。於斜谷閒。搜得其書。上奏

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

暘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暘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

种暘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

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衰紹傳及子操起

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官河南平

陰人。音工。反又音箱。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情

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

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

皇后乘勢忌恣。多所煽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掛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莫

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

後漢書卷六十八

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

衡對曰。單超左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

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

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

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

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帝

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

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棺衡

遷中常侍。封詔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

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

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

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

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

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

冢。瑩○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

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足也。今人謂村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

兩或作雨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爛耗。施於犬馬

恥以毛羽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

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

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

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

太守。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

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

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

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愾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愾稱皆自殺。演又奏。璜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璜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祖稅。覽亦上緣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

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

覽家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也。御進也。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普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

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

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

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

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猛

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

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



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

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

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

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

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

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稷契。谷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

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寶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

誅珍。寶后傳。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

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

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

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

釣。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

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

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

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雥之變。故獲中

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

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

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閹。

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

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

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

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詔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

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

瑣小。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蕪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

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絲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

官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曠所生也。

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諫。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而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



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象辭儲君副主。

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

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

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間疏

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性。貴倖之

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

素聖。郭璞注山海經曰聖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

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尸

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使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

起。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槓屬也音子字亦作孟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微。至使禽獸食

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

衣。池有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

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谷犯諫音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

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

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

謂欲議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

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

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

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

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

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

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積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

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

後漢書列傳卷六十八 宦者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

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

繪。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

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

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

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

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

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

迷惑玼與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

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

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列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

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

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

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

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

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

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

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

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

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

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請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

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時其價也因復貸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諸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官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帛切積其中。仍濕也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

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官室。帝常登

永安侯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姓尚

但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

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鈎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

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

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

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刑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

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

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

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

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

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 嬴氏以奢侈致災。秦始皇 西京自

外戚矢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略 至

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

暉。於門闕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

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

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呂

強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 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

進邊韶延 固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

越邊也。謂貌雖似 故能回惑昏幼。迷替視聽。蓋亦有其理焉。曹亂

忠而情實姦邪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閒。謂蔡邕對詔王

乃宣布於外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 斯忠賢所

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

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而堅冰至者。以喻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

之職 舞文巧態。作惡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 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八

